

凡人
脸谱

东屋婶子

□徐全启

最近,天特别冷,走在回家的路上,感觉水泥地面都像有冰,风也有点无情,煽呼着添冷。路旁的柿树上,偶有压在枝头的干巴柿子随风摇曳。不惧严寒的麻雀三五成群地嬉笑欢闹,不时到枝头对着柿子来上两口。

快走到家门口的时候,看到了东屋婶子在辛勤地忙碌着。“婶子,这么冷还在忙活?”我打了个招呼,“是呀,今天天气不错,太阳高高的,我倒倒窖子晒晒白菜!”婶子边干边说。

在我们这里,入冬前就要在自家的菜园里开一个一米多宽、好几米长的地窖,把白菜储藏在里面。通常是白菜放好后,在上面铺上一层玉米秆子,随后用土呈弧状埋起来。窖后的大白菜又白又脆、又甜又鲜。婶子勤快,半头晌的工夫,就扒了半个窖子。

只见她把白菜一棵棵扒出来,把菜身外围不好的叶子扒下来放成堆,然后把扒好的白菜囤芯放在窖子帮上,让太阳晒晒。旁边放着用扁担挑的两桶水,婶

子拿起扒下的菜帮,先是用笤帚扫一下土,再用桶里的水洗一下。

“婶子,你可真过日子,这点白菜帮子也要洗。”我看着婶子冻红的手心疼地说。在我们这里,邻里之间关系和睦,所以彼此感觉都很亲近。

“以前穷,倒窖子出来的菜帮子,剁碎后能和豆渣一起做豆腐菜吃。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缺吃,但扔了它们怪可惜的,洗净了喂鸡也好啊!”婶子回答得干脆利索。

“婶子,市场上的大白菜不到两毛钱一斤,白菜帮子更是遍地都有。这大冷的天,你何苦呢?”我不屑地撇嘴。

“这白菜是我一担担一瓢瓢地浇着长大的,不能眼睁睁地糟蹋。虽然现在生活富裕了,但不知为啥,我老觉得应该记得曾经的穷日子。我常告诉孩子们,不好好过日子就不会有好日子过!”婶子直了直腰,“有时候倒垃圾,看到垃圾桶里的那些剩菜剩饭真难受。吃不了就别做那么多,第二顿不能吃了都是惯的!”

我看着婶子笑了。“嘴里不吃肚子里挪”,这是老一辈的观念,而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无忧无虑地随性生活。

“我觉得人在任何时候都应当节俭。”婶子边干活边说,“你爹娘如果在,也会这么做的。俺们这一辈人就是这个脾气!”

听到这话,我脑海中立马浮现辛苦一生、早已去世的双亲的面容。“会过日子才会有好日子过”,这确实是以前爹娘经常教导我的话。如果二老还在,说不定此时也正在边干活边等待我归来。这样想着,心头不禁涌上一阵酸楚。

东屋婶子中等个头,从年轻时就满面慈祥、温柔善良,与东屋叔叔相敬如宾一辈子。两人育有四个女儿,个个有出息,一家人生活富足,衣食无忧。几年前,叔叔离世,婶子坚定了住家守故土的信念。她不喜欢进城去女儿们的家中生活,就爱在乡下待着,边干活边看看门前村人的过往。农村的老人好像都愿意这样活,不为别的,就是恋着这祖辈过去的生活。

往事
悠悠

电影院

□孙少山

我很少到电影院看电影,每次去都免不了生出很多感慨。坐在空荡荡的放映厅里,看那一排排整齐的座椅空对着银幕,一种莫名的伤感就生了出来,常会使我忘记电影里的剧情。

时常会想起年轻时家乡的电影院。那是一个用上墙围起来的大院子,风吹雨淋,黄土围墙有的地方已经形成豁口,有的则剥落得只剩薄薄一层,似乎一阵大风就能吹垮它。那墙头上狗尾巴草的枯茎,也被吹得瑟瑟作响,要多荒凉有多荒凉。

但一到晚上放电影时,那里面立刻就热闹起来。那场面,人声鼎沸、万头攒动,你推我攘拥挤不堪。柴油发电机在最后头的墙角那里轰轰地响着。放映机亮了,强烈的光柱打在幕布上。开演了!开演了!场地一片欢腾。此时,有的孩子甚至个别大人就会用手做成各种形状,高举到灯光里,于是银幕上就会出现一只汪汪叫的狗,或是一只扇动耳朵的兔子。终于放映了,有一个戴狗皮帽子的脑袋却投射在银幕上,像一只张开翅膀的鸟

鸦。大家于是一边笑一边骂,他也同大家一起叫骂。直到放映员扔一块土坷垃打在他头上,他猛一回头,才发现众人叫骂的对象正是自己。

那时候的电影票是五分钱。这五分钱却能带给人莫大的欢乐。每星期只有一场电影,孩子们像盼过年一样盼着那场电影。即使在冬天里脚冻到麻木,也没人提前退场。那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影片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非常盼望我们村也能像电影里那样,男女青年一起去修一个水电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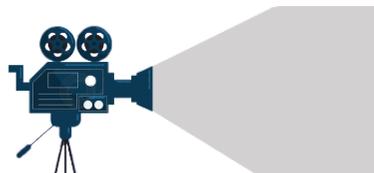
当我到了东北再看电影时,已经没有电影院了,那儿是一个仅有一百户人家的矿村,村里有一台十六毫米的电影放映机,就在街上放电影。每次看电影,我们全家四口都会一齐出动。两个儿子常常因为我们去晚了占不到好位置哼哼唧唧。我于是自己动手,专为看电影做了一个比别人家的板凳都高的板凳。我们一家四口往上一坐,再也不怕被人挡住视线。可是如此这般,我们自然也就形成一堵墙,挡住了后面的人。后来,只要我

们把板凳往那里一放,后面就不会再有人放座位。

矿上看电影不用花钱,但要付出另一种代价——听干部训话。他们啰里啰嗦总说个没完,很多孩子熬不过,有的哭着要回家,有的干脆躺在大人怀里或地上睡去,电影开演时怎么叫也叫不醒……

能坐在这么宽敞的大厅里看电影,且坐的是沙发椅子,真是做梦也没想到。同时,做梦也没想到的还有乡村电影院会衰败得如此之快。如今,乡里的放映队都黄了,农村的电影院变为他用了,我们煤矿的电影院刚投用没一年也不再放映了——根本没人看,即便不花一分钱。

乡村电影院的没落是时代的进步,但是那众多美好的时光也随之逝去了。



朝花
夕拾

一路风景

□徐永芳

我家离公司很近,步行单程也就十分钟的时间。因此,我常常沿着草坪围栏旁边的那条寂静小路通勤。

城郊地带,道路两侧虽然被冠以各种优雅的名号,但毫无繁华可言。沿街的商铺门庭冷落,隔着玻璃大门,也能看到店员呆滞或期待的目光。

麻辣烫的小店里有几个食客光顾,他们大多是外乡人——这个季节本地人很少到这种小店就餐。坐在店里,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享受到平淡的幸福,这大概就是如我这类的人所追求的人生吧!

出入超市的人不多,但门口的小喇叭却异常忙碌,虽然它不知疲倦地喊着“您好,欢迎光临!”却不知道这种聒噪的声音可能会让人产生听觉疲劳,从而对

职业的客套变得麻木。

蛋糕店的糕点师认真做着装裱和点缀,那专注的神态,倾注的何止是热爱。手绘私人订制款早已悄悄流行,从雕花层次感、绘制图案、字体款式、流行元素等诸多方面,都需要糕点师不断学习和精进,这样才能适应消费者日益提升的品味。

眼镜店里耀眼的灯光把展柜照得晶莹剔透,店员无聊地翻看着手机,或许是想在各个平台发布广告或者寻找客户。

理发店的生意也很清闲,离过年尚有一个月,人们盘算着时间理发,不至于新岁之初顶着一头野草般的头发,而影响自己的形象。理发店店面不大,投资也小,只要手艺、服务态度和卫生到位,这个行业应该是“早涝保收”的。

这段每天往返的通勤路,以及沿途的景致,已成为我生活的“佐料”。常常是去别的地方办事,也会不经意拐进这个路口。这种肌肉记忆将生活的各种元素拼凑出了一幅烟火气十足的生动图景。

开车上班时,自然要走车流不息的马路。每每此时,我都无法对沿途的景色细品,甚至不能斜视——被匆忙的车流簇拥着的我,无暇顾及那些鲜活生动的人与物。而这条让心灵得到治愈的小路,在无数个日夜默默托举起赶路人的追梦之旅。

路虽寂寥,风景却是简雅。我用踏实的步伐,把连接工作和生活的这条路刻上了印记。虽然脚印布满辛劳,但阳光却照亮了我每一个抬头的瞬间。

琅琊放歌

落雪

□陈洁

雨和雪还在喋喋不休
风轻吻过发梢
我站在原点
看到茉莉花开的欢笑

雪花遮盖了骄傲
我就一直走走走
你说天空也会微笑
我瞬间低下了头

滴答 滴答
不是每一朵雪花落下
都会有人一起白了头

雪夜

□麦笛

第一场雪如约而来
似乎飘过一枝老梅
清淡的芳踪
想此际有人还在江南
看月亮渐渐落下 遥远的彼岸
乡愁如同细雪 轻轻敲着鸟篷

水面氤氲着盛唐的诗韵
残墨洒落成身后的旅程
谁在行走参商 静听梅花三弄
该有一管洞箫
在这雪夜里遥相应和
雪以洁白待我 我却默然无声

随想

□刘元明

让一群凌乱雨点探路
再从低矮的乌云里
一朵朵抽出
雪如果再细一点
细到扎进人心
细到扎疼生活的手指

雪落到半空,集体犹豫
槐树枝握着雪,立于黄昏
像一位沉默的证人
满身嶙峋的伤口
还在发出断裂的脆响

纯白的沉默

□赵守卫

以一种白,涵盖水
所有预设
六道五味只余一份
纯净的拟态

季节走向凝练
枯枝岩石,哪怕万年寂海
纷纷醒来

你的眉梢我的眼角
累聚的纹理
不沾风尘

《逸文》由本报编辑部
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

